

丛书

曹文轩
选编

这一切如此神奇

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睡不断河月开在凉所孩戴的对燕出了，了！一个时而行
就久地方亮黎沉气常子在人于类鸢她，大我此为人时而行
梦就运向是明睡变有们头上我也里，跑声们为个时而行
见用行去升的的换的都上们许，的会蹲到喊的个时而行
那完…的很初野午形起，拖怜下树叫村，长个时而行
本了。奇怪，的露，的离干望望着，免了，的个时而行
书。插的你，开燥的四又，匠的子里把爬了个时而行
画，望尤，开燥的四又，匠的子里把爬了个时而行
没、数还清的又，匠的子里把爬了个时而行
一锐它金有晨暖：夜，匠的子里把爬了个时而行
张而们色许最暖：夜，匠的子里把爬了个时而行
更沉，的步初，夜，匠的子里把爬了个时而行
更痛仿是同暖：夜，匠的子里把爬了个时而行
晚，匠的子里把爬了个时而行

曹文轩
选编

这一切如此神奇

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这一切如此神奇/曹文轩主编. —南京: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1. 8
(感动)
ISBN 7-5346-2473-8

I. 这… II. 曹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世界—青少年读物 IV. 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4374 号

书 名 这一切如此神奇
选 编 者 曹文轩
责任编辑 郁敬湘 赵允芳(特邀)
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14F、15F
邮政编码 210009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
印 刷 者 常熟市印刷二厂
地 址 常熟市大义镇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7.75 插页 1
印 数 1—14000 册
字 数 172 千字
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
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—5346—2473—8/1·470
定 价 10.00 元
(江苏少儿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知无涯，书为马

(序)

曹文轩

1

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电视、图片、卡通。报纸整整一个版面，几乎桌面大小，可能就是涂抹几朵云彩或是几朵浪花。那些纸质高级的图画书，呱呱响，白花花的一片，可能只有几点雨滴或是一两片落叶。一个豪华的图画世界，正在向我们步步逼近——它使已经习惯了读文字、读将铅字尽可能占满纸张空间的一代人，时常觉得今日太奢侈，太铺张无度。然而，越来越多的人还是爱上了这个到处飘满了图画的世界。他们觉得一目了然的画面实在令人愉悦，信息的直接传达，用不着人再去动什么脑筋，也真是轻松。

人们与文字在日甚一日地疏离。而在这滚滚的人流之中，孩子与文字的疏离更是日甚一日。

这个潮流是无法阻挡的。

但，我要说：别一味沉湎于图画世界，文字世界也自有它的妙处；文字世界曾经给予人类种种好处，它的特定功能是图画世

界绝对无法取代的；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真的脱离了文字世界，我们就将会进入一种十分糟糕的状态；文字曾经帮助人类进行深刻的思索从而生发了无数伟大的思想，文字曾创造了文学的殿堂——在这个殿堂之中我们接受了无穷的美学财富，文字本身就是我们观察与说明这个世界的一种特别的方式——这个方式使我们十分有效地接近了这个世界，面对文字时，它还去除了我们的浮气，培养了我们一种宁静、高雅的气质……。

我们没有理由不亲近文字，没有理由不提醒世人！与文字的疏离，绝非幸事。

现在，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些文字，是一个喜欢文字的人，在多年的阅读过程中受其惠泽、并深深留存于记忆中的一些文字。

并非所有的文字都是值得留恋的。一个读书的人，当他活到四十多岁时，他已经读过很多书了。然而，在这些很多的书里边，使他喜欢不已、从中获益匪浅、难以忘却的书其实并不多。大多数文字，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。

为了使阅读成为高质量的阅读，人们就互相打听：你最近读到了一些什么好书，请推荐推荐。人们就互相请求：给我开个书单吧。人们希望不要将时间与生命浪费在那些不值得一读的阅读上，希望在有限的阅读中，尽可能大地获取。

此时，阅读经验就成了一笔财富。

我不敢说我有多么丰富的阅读经验，但毕竟有了几十年的阅读经历。就整体而言，我的阅读是不幸的，因为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由于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的荒唐，使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够自由地去选择书籍，我们只能在一个单一的系统中去阅读思想、思路乃至文风清一色的书籍。那时的图书馆，其中的藏书十有八九是禁书，它们沉睡数年，是不能够被我们惊动的，而那时的出版是被高度管制的，它们只能出大同小异的书籍，而且那

些书的内容是极端的、偏颇的、狭隘的、僵直的，形式是单调的、无趣的、没有什么变化的。我进入一个相对理想的阅读阶段，已是在七十年代末了。我突然发现，天下原来有这么多的、又这么不同的书。我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，有一种不胜负荷的压力——书实在太多了，而越是读下去就越觉得自己读得太少了。既有阅读的惊喜，也有阅读的苦闷与压抑。

就这样，我从七十年代末一路读下来。我是个喜爱读书的人，这一点没有疑问。

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我究竟读过多少书，已记不得了，只觉得自己是在书山里兴奋而又绝望并伴随着狂喜地挣扎着。

很可惜，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我的阅读很少能得到高人的指点，我也很少能见到一份像样的书单。我只能靠自己在阅读的苦旅中摸索、寻觅。我渐渐地喜欢上一个字眼：淘书。并且，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了淘书的艰辛与乐趣。当终于“淘”到一篇好看的文字、一部好看的书时，常常会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，请人吃饭的心思都有。

时间一长，自己多少培养出了一些感应好书好文字的能力来。这就像一个长年累月在荒野上探矿的人，风吹日晒、踏破铁鞋，竟也有了一种对矿脉的直觉：无理由地就觉得哪儿有矿、有什么质量的矿。全凭感觉。比起从前来，现在看书已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淘书——哪个方向可能隐埋着好书。走到书店里，一见满坑满谷的书，就不再有择书的迷茫，每每抱回一堆来，虽然其中偶有糟货，但比起从前来，显得有眼力多了。

显示在这里的文字，只是我淘得的一部分，而又仅为短篇，且只限于文学——其实，有好多值得读的文字是在文学之外。

读书若一点不带功利之心，这不可能，也无必要。读书——尤其是初时的读书，往往都有一些实际的目的：为了写好作文，

为了显示自己的教养，为了出类拔萃，甚至是为了写好一封动人的情书。

但功利之心不可太深，太切。越是往后，就越应淡化功利之心，莫让它一路纠缠着你的阅读，甚至要靠它来鞭策你的阅读，成了你阅读的动力。

不要将阅读简单定义为是一个求知的过程——阅读与好学无关。

阅读是一种爱好，一种发自内心的兴趣，一日不见文字，就茶饭不思、坐卧不安——到了这种境界，书才能读好，也才能体会到阅读之美，之幸福无边。

功利目的太明确，读起书来就紧张，并会走到一条狭窄的直线上，目力所及，只有那与功利目的相关的东西显示于视野，而其余则隐遁在茫茫的文字背后而永远不能入你眼帘。一篇好文字，其用意必然是丰富的。若你先确定下一个题目来，就只能在广阔的田野上收获细长的一垄，这实在可惜。越是面对好的文字，就越要收住你的功利之心。

放松下来，书山自然开道，你一路风光下去，前景美不胜收。

你读下去，没完没了地读下去，读的又大多是一些好文字，你没法不强大，没法不进入佳境。

读就是一切。“读”这行为本身——不说读的内容，就能使你得到品格上的、气质上的修炼。天下最美的气质，莫过于书卷气。

二〇〇一年六月于北京大学蓝旗营

目 录

序	1
..... 曹文轩 / /	
铸 剑	
..... 鲁 迅 / /	
微 神	
..... 老 舍 / 19	
萧 萧	
..... 沈从文 / 32	
白净草原	
..... [俄]屠格涅夫 / 48	
罗生门	
..... [日本]芥川龙之介 / 71	
毒 药	
..... [英]曼斯菲尔德 / 78	

半张纸

..... [瑞典]斯特林堡 / 86

西西里柠檬

..... [意大利]皮蓝德娄 / 90

沙之书

..... [英]乔治·赫伯特 / 105

旦 角

..... [日本]三岛由纪夫 / 111

最后一片常春藤叶

..... [美]欧·亨利 / 133

秋

..... [俄]伊·蒲宁 / 141

鼠 笼

..... [法]罗曼·罗兰 / 149

鹤

..... [日本]江口涣 / 158

梦中的孩子

..... [英]查尔斯·兰姆 / 165

读书的时光

..... [英]伍尔芙 / 171

珍贵的尘土

... (前苏联)帕乌斯托夫斯基 / 179

藤 英

..... [日本]寺田寅彦 / 191

矶田光一骨灰安放仪式上的悼词

..... [日本]阿川弘之 / 195

寺

..... [日本]永井荷风 / 200

草百灵	
.....	[日本]小泉八云 / 208
重返蒂巴萨	
.....	[法国]加缪 / 213
草 莓	
.....	[波兰]伊瓦什凯维奇 / 222
精 灵	
.....	[美]弗·纳博科夫 / 225
女孩和花	
.....	[法]米什莱 / 230
编后记	
.....	/ 235

鲁 迅

(1881—1936)

原名周树人，字豫才，浙江绍兴人。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，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。1918年起，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，并发表了我国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同时写作杂文。1921年发表《阿Q正传》。1923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《呐喊》；1926年出版第二部小说集《彷徨》。两部小说集共收入小说25篇，反映中国从辛亥革命后广阔的社会生活，被誉为是“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”。

铸 剑

—

2

眉间尺刚和他的母亲睡下，老鼠便出来咬锅盖，使他听得发烦。他轻轻地叱了几声，最初还有些效验，后来是简直不理他了，咯吱咯吱地径自咬。他又不肯大声赶，怕惊醒了白天做得劳乏，晚上一躺就睡着了的母亲。

许多时光之后，平静了；他也想睡去。忽然，扑通一声，惊得他又睁开眼。同时听到沙沙地响，是爪子抓着瓦器的声音。

“好！该死！”他想着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一面就轻轻地坐起来。

他跨下床，借着月光走向门背后，摸到钻火家伙，点上松明，向水瓮里一照。果然，一只很大的老鼠落在那里面了；但是，存水已经不多，爬不出来，只沿着水瓮内壁，抓着，团团地转圈子。

“活该！”他一想到夜夜咬家具，闹得他不能安稳睡觉的便是它们，很觉得畅快。他将松明插在土墙的小孔里，赏玩着；然而那圆睁的小眼睛，又使他发生了憎恨，伸手抽出一根芦柴，将它直接到水底去。过了一会，才放手，那老鼠也随着浮了上来，还是抓着瓮壁转圈子。只是抓劲已经没有先前似的有力，眼睛也淹在水里面，单露出一尖尖的通红的小鼻子，咻咻地急促地喘气。

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。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

小红鼻子，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，就再用那芦柴，伸到它的肚下去，老鼠抓着，歇了一回力，便沿着芦杆爬了上来。待到他看见全身，——湿淋淋的黑毛，大的肚子，蚯蚓似的尾巴，——便又觉得可恨可憎得很，慌忙将芦柴一抖，扑通一声，老鼠又落在水瓮里，他接着就用芦柴在它头上捣了几下，叫它赶快沉下去。

换了六回松明之后，那老鼠已经不能动弹，不过沉浮在水中，有时还向水面微微一跳。眉间尺又觉得很可怜，随即折断芦柴，好容易将它夹了出来，放在地面上。老鼠先是丝毫不动，后来才有一点呼吸；又许多时，四只脚运动了，一翻身，似乎要站起来逃走。这使眉间尺大吃一惊，不觉提起左脚，一脚踏下去。只听得吱的一声，他蹲下去仔细看时，只见口角上微有鲜血，大概是死掉了。

他又觉得很可怜，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，非常难受。他蹲着，呆看着，站不起来。

“尺儿，你在做什么？”他的母亲已经醒来了，在床上问。

“老鼠……”他慌忙站起，回转身去，却只答了两个字。

“是的，老鼠。这我知道。可是你在做什么？杀它呢，还是在救它？”

他没有回答。松明烧尽了；他默默地立在暗中，渐看见月光的皎洁。

“唉！”他的母亲叹息说，“一交子时，你就是十六岁了，性情还是那样，不冷不热地，一点也不变。看来，你的父亲的仇是没有人报的了。”

他看见他的母亲坐在灰白色的月影中，仿佛身体都在颤动；低微的声音里，含着无限的悲哀，使他冷得毛骨悚然，而一转眼间，又觉得热血在全身中忽然腾沸。

“父亲的仇？父亲有什么仇呢？”他前进几步，惊急地问。

“有的。还要你去报。我早想告诉你的了；只因为你太小，没有说。现在你已经成人了，却还是那样的性情。这教我怎么办呢？你似的性情，能行大事的么？”

“能。说罢，母亲。我要改过……”

“自然。我也只得说。你必须改过……那么，走过来罢。”

他走过去；他的母亲端坐在床上，在暗白的月影里，两眼发出闪闪的光芒。

“听哪！”她严肃地说，“你的父亲原是一个铸剑的名工，天下第一。他的工具，我早已都卖掉了来救了穷了，你已经看不见一点遗迹；但他是一个世上无二的铸剑的名工。二十年前，王妃生下了一块铁，听说是抱了一回铁柱之后受孕的，是一块纯青透明的铁。大王知道是异宝，便决计用来铸一把剑，想用它保国，用它杀敌，用它防身。不幸你的父亲那时偏偏入了选，便将铁捧回家来，日日夜夜地锻炼，费了整三年的精神，炼成两把剑。

“当最末次开炉的那一日，是怎样地骇人的景象呵！哗啦啦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，地面也觉得动摇。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，罩住了这处所，渐渐现出绯红颜色，映得一切都如桃花。我家的漆黑的炉子里，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。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，那剑嘶嘶地吼着，慢慢转成青色了。这样地七日夜，就看不见了剑，仔细看时，却还在炉底里，纯青的，透明的，正像两条冰。

“大欢喜的光彩，便从你父亲的眼睛里四射出来；他取起剑，拂拭着，拂拭着。然而悲惨的皱纹，却也从他的眉头和嘴角出现了。他将那两把剑分装在两个匣子里。

“‘你只要看这几天的景象，就明白无论是谁，都知道剑已炼就的了。’他悄悄地对我说。‘一到明天，我必须去献给大王。但献剑的一天，也就是我命尽的日子。怕我们从此要长别了。’”

“‘你……’我很骇异,猜不透他的意思,不知怎么说的。好。我只是这样地说:‘你这回有了这么大的功劳……’”

“‘唉!你怎么知道呢!’他说。‘大王是向来善于猜疑,又极残忍的。这回我给他炼成了世间无二的剑,他一定要杀掉我,免得我再去给别人炼剑,来和他匹敌,或者超过他。’”

“我掉泪了。”

“‘你不要悲哀。这是无法逃避的。眼泪决不能洗掉命运。我可是早已有准备在这里了!’他的眼里忽然发出电火似的光芒,将一个剑匣放在我膝上。‘这是雄剑。’他说。‘你收着。明天,我只将这雌剑献给大王去。倘若我一去竟不回来了呢,那是我一定不再在人间了。你不是怀孕已经五六个月了么?不要悲哀;待生了孩子,好好地抚养。一到成人之后,你便交给他这雄剑,教他砍在大王的颈子上,给我报仇!’”

“那天父亲回来了没有呢?”眉间尺赶紧问。

“没有回来!”她冷静地说。“我四处打听,也查无消息。后来听得人说,第一个用血来饲你父亲自己炼成的剑的人,就是他自己——你的父亲。还怕他鬼魂作怪,将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门和后苑了!”

眉间尺忽然全身都如烧着猛火,自己觉得每一根毛发上都仿佛闪出火星来。他的双拳,在暗中捏得格格地作响。

他的母亲站起来,揭去床头的木板,下床点了松明,到门背后取过一把锄,交给眉间尺道:“掘下去!”

眉间尺心跳着,但很沉静的一锄一锄轻轻地掘下去。掘出来的都是黄土,约到五尺多深,土色有些不同了,似乎是烂掉的材木。

“看罢!要小心!”他的母亲说。

眉间尺伏在掘开的洞穴旁边,伸手下去,谨慎小心地撮开烂

树，待到指尖一冷，有如触着冰雪的时候，那纯青透明的剑也出现了。他看清了剑靶，捏着，提了出来。

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似乎都骤然失了光辉，惟有青光充塞宇内。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，看去好像一无所有。眉间尺凝神细视，这才仿佛看见长五尺余，却并不见得怎样锋利，剑口反而有些浑圆，正如一片韭叶。

“你从此要改变你的优柔的性情，用这剑报仇去！”他的母亲说。

“我已经改变了我的优柔的性情，要用这剑报仇去！”

“但愿如此。你穿了青衣，背上这剑，衣剑一色，谁也看不分明的。衣服我已经做在这里，明天就上你的路去罢。不要记念我！”她向床后的破衣箱一指，说。

眉间尺取出新衣，试去一穿，长短正很合式。他便重新叠好，裹了剑，放在枕边，沉静地躺下。他觉得自己已经改变了优柔的性情；他决心要并无心事一般，倒头便睡，清晨醒来，毫不改变常态，从容地去寻他不共戴天的仇讎。

但他醒着。他翻来覆去，总想坐起来。他听到他母亲失望的轻轻的长叹。他听到最初的鸡鸣；他知道已交子时，自己是上了十六岁了。

二

当眉间尺肿着眼眶，头也不回的跨出门外，穿着青衣，背着青剑，迈开大步，径奔城中的时候，东方还没有露出阳光。杉树林的每一片叶尖，都挂着露珠，其中隐藏着夜气。但是，待到走到树林的那一头，露珠里却闪出各样的光辉，渐渐幻成晓色了。远望前面，便依稀看见灰黑色的城墙和雉堞。

和挑葱卖菜的一同混入城里，街市上已经很热闹。男人们